

藝文青

As Artistic As You

November 2016

十一月號

香港藝術文學雜誌

HK\$18.00



遇上另一半自己 AGA & Gin Lee
做喜歡的事 林家棟 & 邱禮濤
生活與生存以外 許靖韻
我的習琴時代 李嘉齡

逢單數月份出版



鳴謝香港小交響樂團安排是次訪問並提供場地

訪、文——蔣傑正
攝——Ken

我的習琴時代

要數香港獨當一面的新生代鋼琴家，李嘉齡 (Colleen Lee) 絕對是不少人心目中的首選。在蕭邦國際鋼琴大賽獲獎後，她踏上鋼琴家之路，自此一直活躍於各個古典音樂舞台，但始終以香港為基地。這位香港土生土長的優秀鋼琴家，特別在此與我們分享了關於鋼琴和鋼琴演奏家的一些點滴。

只有一部鋼琴

古語有云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」現代人常常把什麼什麼「神器」掛在嘴邊。在一個鋼琴演奏家面前，我對她所擁有的「神器」很有興趣。

「可能令你們驚訝了，我只有一部。」李嘉齡續說：「在香港這環境，地方非常有限。要擺放一部普通的直身鋼琴已經不容易，所以也不會奢求一定要擁有一部三角琴。加上學習到一定程度，進入音樂學院後，又可以在學院裡練習鋼琴，所以家中一直還是那部鋼琴。」

曾以為鋼琴家的鋼琴好像一袋高爾夫球棍，長棍短杆無所不有，可是李嘉齡卻說：「彈鋼琴時，不要受到眼前的樂器所支配。鋼琴家自身的修養重於樂器本身，所以即使運用什麼鋼琴，我們也要適應，也要相信，充分去利用它。」古語所云「物物而不物於物」，也許就是如此。

反之，對李嘉齡來說，比較特別的「鋼

琴」，也許就是她灌錄蕭邦作品的「歷史樂器」(Period Instrument)。但那不是她的鋼琴，而是「蕭邦的鋼琴」。「那部鋼琴是仿照蕭邦當時擁有的琴仿製的，的確和所有現代鋼琴很不一樣。那時的技術所限，琴的音準不是完全精準，但偏偏正因為此，聽上來很有韻味。」

音樂比賽和運動不同，不是跑得快、跳得高，或把球打過去讓對手回不來就可以分出高下。音樂比賽既要比技巧，又要比情感，更要比風格，要在校際音樂節拿下一枝小錦旗已不容易，更遑論在國際大型音樂比賽奪獎。於是，我向李嘉齡這位能力備受肯定的鋼琴家問了這個問題。聽過李嘉齡的回應，我發現她對比賽的心態，原來可以用「學習」和「輕鬆」兩詞作歸納。

「蕭邦國際鋼琴比賽在波蘭華沙舉行，當年據知有300多名選手參加。我以開眼界的心態參與其中。經過四個回合的選拔進入決賽，心態也沒有太大改變。參

加比賽不能太緊張，否則會影響表現。對我來說，主要只會在等候的時間緊張。」轉眼過了十年，李嘉齡仍然歷歷在目：「當年有許多年紀相約的琴手聚首一堂，與其埋首苦練，不如多欣賞其他琴手的演出，也許就是這樣不知不覺地累積了一些演出的靈感也不定。」

李嘉齡特別提到，與琴手建立的友誼，也是獎項外的一個重要收穫。

傳統不是創新包袱

習琴的人必須經歷過的，就是你明明把整首蕭邦奏鳴曲從頭到尾彈完一次，自我感覺良好，偏偏旁邊的老師卻要把名詞作形容詞用，說你彈奏得很不「蕭邦」。相信大家也很想知道，作曲家傳統的風格和自我創新的風格，對李嘉齡的演繹來說是否存在衝突。

「其實衝突一直存在。」李嘉齡笑說：「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書籍去理解作曲家當時的想法，甚至當時社會的大事、思潮等均有助了解作品的背景。我們也可以前人不同版本的錄音作參考，這都能讓我們的演繹貼近作曲家的原意。當然我們不能完全跟隨這些資料，但是，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：自己的演奏刻意和前人不同，是否就等於有自己不同的風格？」

她續說：「我認為，『個人風格』不一定要截然破舊立新，相反，自然地把自己性格流露出來可能已是很好的個人風格。自己每次演繹同一首作品也有差異，遑論自己和作曲家是不同的個體，所以，『衝突』是必然存在，也沒有什麼不好。」的確，創新可以是靜

靜的微妙變化，亦不代表一定要是革命式的突破傳統。

作為鋼琴家，李嘉齡曾與不同管弦樂團合作，包括英國廣播公司威爾斯管弦樂團、華沙管弦樂團、香港管弦樂團等等，但當中與李嘉齡合作關係最密切的樂團，應為香港小交響樂團，蓋因李嘉齡於2010至2011年樂季曾出任該團的駐團藝術家。

問到李嘉齡關於出任「小交」駐團藝術家的經驗時，她表露出興奮的表情：「那是一個很好玩的體驗。」不少人認為古典音樂和「好玩」仿佛格格不入，但事實上音樂人卻經常用「好玩」來形容古典音樂，這也正正是香港「小交」一直以來推廣古典音樂的宗旨。

「除了嚴肅的音樂，我們還作出了不同的嘗試。我擔任了不同角色，除了一般鋼琴協奏曲外，我也有和團員演奏室內樂，甚至有跨媒體的創作，因而讓我累積了不同的演出經驗。」說到將會再次和「小交」攜手合作，李嘉齡表示十分期待：「每次和『小交』合作也十分愉快，可以說，我和這支管弦樂團最有默契，當中不少團員也是我的好同學、好朋友，而且音樂總監葉詠詩看著我在音樂路上的成長，每次也能給予我很多重要的意見。」所以說，志同道合的人，有離有聚，最終又會走在一起，重拾當年。

最愛不是蕭邦

在蕭邦國際鋼琴大賽取得佳績，成為了一位演繹蕭邦作品的權威，順理成章，我們設想李嘉齡最喜歡的作品當為蕭邦。「蕭邦是我最喜歡的作曲家，之一。」她帶點諧謔的說：「當然不少演奏家會專注演奏

一個作曲家的作品，但目前為止我不想這樣。因為太早收窄演繹的風格，便會抹殺了很多的可能性，現在我仍樂於接觸不同作曲家的作品，所以我喜歡的作曲家有很多，包括但不局限於蕭邦。」

要介紹一首鋼琴樂曲，李嘉齡介紹了自己在音樂會即將演奏的拉威爾G大調鋼琴協奏曲 (Ravel's Piano Concerto in G Major)。拉威爾只作了一首協奏曲，但已經足以在鋼琴協奏曲的歷史垂名。「和一般協奏曲相比，拉威爾的協奏曲更重視樂團和鋼琴的對答與交織，很多協奏曲把焦點全部集中於鋼琴獨奏身上，但此曲卻提升了樂團中不同樂器的重要性。我最喜歡的是第二樂章，鋼琴彈奏一段緩慢優美的旋律後，獨奏樂器便開始加入，每當英國管 (English Horn) 加入時，兩者如泣如訴的意境，讓時間仿佛停頓了。」

「無論是親自彈奏，還是聽其他鋼琴家的演奏，也十分喜歡這首協奏曲。」李嘉齡說：「過往和『小交』在意大利演出過此曲，如今將再在臺灣和香港演出這首協奏曲。」正如李嘉齡所說，即使演奏同一首曲，每次演繹也有所不同；那麼，事隔數年，人是地非，曲亦是亦非。

